

星期天夜光杯

本报副刊部主编    2017 年 4 月 2 日    星期日    第 568 期 |

新民晚报

| 责编:殷健灵 赵 美    视觉:戚黎明    编辑邮箱:yjl@xmwb.com.cn

B1

壹

“我没有洁癖，但我家里很整齐。”

其实，“最多活 3 年”的论断，不是医生作出的，而只是他的一种自我“判断”，是“顽童”用以“唬人的极端数字。那天晚上七时半，我们带着水果和他爱吃的奶糖，相约去台北仁爱路他的寓所。门铃响了，他倚靠行李拖车，一步一步缓缓走来开门。乍一见，他脸色红润，却胖多了。他话音依然洪亮，浑身中气十足，谁都不信他是在病中。两个小时的探访，他丝毫不见疲累。我们进屋，他还没用完晚餐，写字桌上放着半碗稀饭和一小碗清淡的豆腐。桌上的保健药有十多种。他自称“我没有洁癖，但我家里很整齐”。

“你的腿怎么啦？是什么病令你‘只活三年’？”我问。

他笑了，说：“本来我特别喜欢每天在外面走走，去年我感觉左腿行动不便，原以为是肌力减弱，就去医院检查，查出来脑部长了恶性肿瘤，压到了我指挥腿的神经，所以我左腿没什么力气。”

“据说，医生都没这么说你只能活三年。听陈文茜和你的助手都说是良性的啊？”我说。

“医生说的比较保守。肿瘤长在脑子里就是恶性的！长在脑子里多可怕，脑部结构这么复杂。我是怪人生怪病。我去台大医学院，他们就说我这个病罕见，过去只有年轻人的病例，我年纪这么大开刀很危险。所以我就做电疗，总共要做 28 次电疗，配合 28 粒标靶药物治疗，疗程到 3 月。主要是还有点影响吞咽，这很容易吃饭呛，呛得严重就会窒息了。”

贰

“我最大的快乐，还是写作和读书的快乐。”

这些日子来，李敖每天半夜 3 点就起来开工写作了，早上六点钟再睡一下，用他的话说，是“起居无常”。他说：“晚上一困就睡，但肯定半夜 3 点就起来工作了。有时候晚上 10 点、12 点睡，有的时候夜里 2 点，总之睡得很少。就觉得死了以后就有充足的时间睡了，现在不急。40 年前我在台湾坐牢，40 岁生日的时候正好我在牢里，一个人坐在地板上，也没有朋友，就一个人坐在小房间里。坐过牢你才知道，空间多么小，时间多么长。我经历的那些忧患，使我变得不宽宏了。”

快意恩仇的李敖，依然嬉笑怒骂，有血有肉。他坦承自己对别人不宽容。他说：“齐桓公重用管仲。管仲有天要死了，齐桓公就去看他，问他，你告诉我，你的接班人是谁，管仲讲张三讲李四，就是不讲他的好朋友鲍叔牙。齐桓公觉得奇怪。他跟我李敖一样，不能搞政治，看到人家缺点，一辈子不忘记。这怎么搞政治，只能搞历史，搞政治不行，因为他永远不原谅你。你对我不起，我就恨你一辈子。蒋介石死了，我写了 7 本书骂他。他妈的敢关押老子，我 35 岁坐牢，当然恨他。后来我看《蒋介石日记》，又找到了新的骂他的证据，他把孙科强行弄回重庆，让自己儿子当行政院长。我就是这样，度量不够宽宏，环境压我，我心灵受伤。我能健康长寿，就可以继续祸害别人，这个别人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生的死的，都会带给我快乐，那口舌之快，让别人难堪，只是快乐的一种，我最大的快乐，还是写作和读书的快乐。过去没想到这些。苏东坡 66 岁死掉了，司马光也 66 岁死的，王安石 67 岁死掉了，他们没有经历老年这一坎就死掉了，我活到 80 开外，老人病就出来了。”

叁

“因为学问太大了，所以没有重复的话。”

我笑说：“从你身上看不出说话啰嗦重复这类老人病啊？”

他接过话题：“因为学问太大了，所以没有重复的话。一般老年人就会啰嗦。我第一次坐牢被放出来，他们关了我一年，发现这个李敖听不懂台湾话，怎么会是台独分子呢？就像香港人，我听不懂广东话怎么会主张香港独立呢？我跟他们说不要难过，英国有个国王叫乔治一世，他是德国过继过去的，

老顽童——灵魂在高处

——独家专访病中李敖

◆ 江迅文 \ 摄影



活跃于中国台湾文坛和政坛的“老顽童”、82 岁的李敖，上月自曝罹患延脑恶性肿瘤，声称自己最多只能活 3 年。消息传出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日前，李敖老友江迅先生探访病中李敖——除行动略微不便，嬉笑怒骂，风采依旧。



作者的话

灵魂在高处的人，不会有孤寂

情感丰富欣赏女性的李敖，最欣赏的男人有三个。早些年，他那套阳明山寓所兼书房还没卖掉时，我常去那。印象中，书房里摆放的照片有三张“老男人”最为醒目：科学家爱因斯坦、世界歌王帕瓦罗蒂和拳王阿里。李敖独自住在这个远离台北市中心的家，读书，写作。每周末，他就回仁爱路的家，或者他儿子李戡回到这儿陪伴他，在厚而松软的地毯上过夜。如今，这套寓所兼书房卖了，他病了后，敦化南路的书房也去得少了。

在仁爱路寓所，夫人在，他不会感到孤寂。还记得，有一次在阳明山

寓所，我问李敖，独自住在这里，不感到寂寞吗？他笑着摆手，一点都不感到寂寞。他指着大玻璃窗外正爬行的蜘蛛说：“你看到了吧，它陪伴我好几个月了，台风猛烈，太阳酷晒，它都不离不弃，在窗外织网捕虫。”果然，走近蜘蛛，它也匆匆向你靠拢。

寂寞是石床孤坐，是霜重叶寒，是高楼望断拍遍栏杆。喜欢独居的李敖 82 岁了，每天依然活得充实。看他写字桌上，那堆材料那支笔，你就知道他闲不下来。灵魂在高处的人，不会有漫长而恒远的孤寂。

所以到死了讲的是德文。我的身体都已经捐出去了，捐给了台大医院，全部大体都捐了。我的思想先进得不得了。可是后来我后悔了，摄护腺开刀，那硬件变小了。所以我捐了遗体以后，到时人家解剖的时候一看，李大师怎么这个硬件这么小，因此我就后悔了。我认识台湾摄护腺权威，他说我死了之后打一针，打了之后会变大。徐志摩有一首诗《再别康桥》，‘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’。当年我离开立法院时，改写了这首诗给记者，我说：‘重重的我走了，正如我重重的来，我挥一挥衣袖，带走了全部云彩’。我这个人很喜欢开玩笑。”

肆

“李敖大全集或许是人类最厚的纸本书。”

“看你脸色红润，只是胖了，是吃得？”我问。

“我吃药吃得，类固醇，吃了之后胃口极好，但其实吃什么都没味道。我现在整个生活日程乱了。国民党的中央通讯社访问我，他们就发消息说我不久人世。因为‘不久人世’，所以我就天天大吃大喝，突然胖起来，但我还是没有超过 70 公斤，因为我平时保养得很好，所以胖一点也没关系。现在早晚都吃。酸奶不能吃。”

“‘不久人世’？哈哈，所以你要抓紧完成《李敖大全集》的编撰，现在有 40 本了。”我说着，指了指客厅正面靠墙那一溜整齐排列的全集。

李敖说：“我的全集已经出了 40 本，那是 60 岁时出版的。另有 42 册，在校对、印刷中。还有 3 册撰写中，集中探讨中国文化与近代史，包括中国人思考问题的模式，为何会有过年、中医等，要把中国人的思考毛病揪出来；要探讨近代中国为何能变强国，要重新定位中文，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中文，火星文很烂。我就要在 3 年内完成我的《李敖大全集》，85 本。我要一年出一本，3 年后我要是还没死，就一年再出一本，活到 86 岁就 86 本，给你看，不是说着玩的。这套大全集或许是人类最厚的纸本书，毕竟大英百科全书 10 年前已不出纸本书了。”

伍

自述“三大优点”

坐过两次牢，被禁过 96 本书。李敖，还是那样狂放不羁，活力四射。他说他这一生有三大优点，其一人格伟大。他说：“我最伟大的是我的人格，这一辈子什么党派也不加入，都不买帐。那年我在北京大学讲演，那一次我扬眉吐气啊，人家问你个知识分子怎么这么拽这么神气，我就是这么神气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最不容易。中国的荀子有句话说，‘有之不必然，无之必不然’。翻成白话：有了它，不算什么；没有它，什么都跟你算。我人格最伟大，别人不了解这一点，我混了这么多年，跟别人不和。我常常自己对自己说，古人讲三不朽：立德、立功、立言。你的立德呢？我就是独来独往。独来独往跟我狡猾有关系。为什么我能住这个房子？因为我有钱就饿不死我嘛。否则他就钳制你，你就投降了，没饭吃了。”

他说，到他这个年龄，别人记得多少就是多少了，“孔子说，40 不惑，50 知天命，60 耳顺，所谓耳顺，就是别人怎么骂，你都可以听不到，而我这把年纪，更可以不在乎，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论你，但唯有作品依然重要，以前我写来写去还是我自己，但现在我写的东西已超过我过去的自己”。

“这是你第二大优点？”我问。

他说：“第二点就是我文章写得好，我的文章里面充满偏见，但我的文笔非常好，中文技巧非常好。中文玩不过我的。像鲁迅的书就不用读了，他的文章是最烂的了，受日本人影响，受文言文影响，但中国大陆要捧他。在大陆，毛主席文章写得好，写政论写得真不错。别人的，我都不看，因为都不好。”

他说到自己第三个优点时，笑了：“我是个快乐的人，没有那种忧愁，像屈原，行进在河边，要跳河，我没有。你看我这种表现，假如我死的话，绝对很快乐地死掉，绝对没有什么忧愁啊悲哀啊离情啊，我会很高兴地死掉，生死安乐论。我死的时候一定是高高兴兴死的。我是一个积极的、奋斗的、快乐的人。”